



之前多次来过黄茅海跨海通道建设工地,可是当大桥全线贯通,看到两岸青山对峙,五根擎天巨柱巍然屹立海中,S形的桥面如音符一般游走在碧波之上,激动的心情依然难以抑制。伴随着桥面上沥青铺筑的嗡嗡声响,思绪由不住飘飞。

—

珠江流域八门出海,最西的出海口便是崖门,崖门往外即为黄茅海。

公元1279年,宋元崖山海战便发生在这里,绿意葱茏的崖山宛如碧玉浮现在波光之上,兀自咏叹着陆秀夫负帝投海的慷慨悲歌,还有田汉写下的《崖门怀古》:二十万人齐殉国,银湖今日有余香。

公元1840年,英军途经黄茅海域进入伶仃洋进攻虎门,鸦片战争爆发。黄茅海西侧的台山(时称新宁)乡民为谋出路,乘坐木帆船过黄茅海抵达港澳,再换乘轮船远渡重洋,或在美加修铁路,或在南洋割橡胶,或在澳洲淘金。经历无数苦难的华侨,身在天涯,心系家乡,寄回银信无数,返乡建造碉楼、洋楼、侨圩、侨校无数。国难当头,慷慨以赴,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中毁家纾难,舍身报国,涌现许多感人泪下的悲壮故事。改革开放后,珠江两岸飞速发展。但同属珠三角的黄茅海以西地区,由于陆路交通不便,长期得不到充足发展。

这一状况,随着黄茅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将发生蝶变!

公元2020年6月6日上午11时26分,台山市黄茅海海上,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打下第一根钢管桩,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跨海通道工程开工!

二

第一次来到黄茅海跨海通道建设工地,是2021年7月下旬,陪新华社“七一讲话在基层”采访组来的。车子沿着钢板搭建的栈桥前行,车轮碾过,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行驶了七八里地,前方没了路,眼前是茫茫大海和一座巨大的钢碗。钢碗嵌在海水里,周长有八九十米,感觉有一个篮球场大小。里面虽然抽干了水,但是满布泥浆,几十个工人头戴安全帽,正穿着齐腰深的橡胶水裤在里面来回,有的在焊接,有的在拼装,有的在搬

运东西。与钢碗并排的有许多巨型驳船,驳船上载有打桩机,正在海中打桩。项目部的人说,项目起于珠海市高栏港区,止于台山市斗山镇,路线全长约31公里(海上有14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时速为100公里。为了让海外游子回家更便捷,为了让珠三角东西两岸发展更平衡,自从黄茅海跨海通道开工以来,我们一天都没敢耽搁。大家所看到的是围堰施工现场,为的是给桥墩浇筑创造一个干燥环境。七八月份最为闷热,站在栈桥上的人穿半裤短袖都满身汗水,不知在海上施工的小伙子们,靠什么熬过酷暑?

第二次来到工地,是2021年10月下旬,陪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来考察。还是走栈桥进入,先前在海中看到的大钢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隆起的圆顶,通体用混凝土浇筑。圆顶四周伸出密密麻麻的钢筋,工人围成一圈儿,正在紧张焊接。这次,我才知道,原先看到的钢碗,不过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黄茅海水有七八米深,但海底淤泥厚逾百米,要一根接一根地往下打桩,打下一根再焊接一根继续往下打,一直打到基岩上。之前看到的在碗底作业情景,其实是在桩基上浇筑施工平台,已经高矗于100多米的桩基之上了。

第三次来到工地,是2022年9月下旬,陪人民日报“沿着海岸线看广东”全媒体调研组来的。除了栈桥依旧外,施工现场截然不同。之前所见的圆顶,看不到了。只见一座塔柱高高耸立在海中央,塔顶转圈伸出密密麻麻的脚手架,围着一层绿色的网,像戴着一顶圆圆的草帽。当时浇筑到海平面上130多米高,一行人有幸乘坐施工电梯来到顶部。电梯靠四根拇指粗细的钢筋撑着,隔几米在塔身上焊接平行的钢管加固。电梯启动,缓缓上升,听到有嗡嗡的声响。往近处看,海面上的渔船变成斑斑点点;往远处看,水天一色,云蒸霞蔚。明显感觉桥厢在不停地抖动,不知源于金属的共振,还是来自我们身体的战栗。电梯停止,在箱门打开的那一刻,好多人吓得迈不开腿。施工人员伸出胳膊,才把我们一个个接进围挡。围挡有三层,我们在第二层,正在焊接作业。原来围挡随塔升高,在最中间这层施工时,便开始拆除下面那层,将一根根钢筋和一块块钢板运上来,再随着混凝土的浇筑,架设上面一

层。主塔设计有260多米高,每层围挡有6米高,这样燕子衔泥式的蚂蚁搬家,前前后后得40多次。

第四次来到工地,是2024年10月下旬,陪几位资深媒体人来的。间隔两年的时间,之前所见的断续桥墩和桥面已经变成一个整体,所有的混凝土浇筑全部完工了。一东一西,两座斜拉桥双雄并立。东面,是跨径700米,采用钢箱梁双塔单跨斜拉桥设计的高栏港大桥。西面,是跨径720米,采用钢箱梁三塔双跨斜拉桥设计的黄茅海大桥,为全球跨径最大的三塔斜拉公路桥,创世界纪录。桥址位于珠江口西部,受太平洋西海岸热带海洋气候影响,黄茅海跨海通道建设过程中,遭遇了多次台风袭击。两座斜拉桥分别跨越5万吨、3万吨、3千吨航道,通航条件复杂,防撞要求高。在综合规划、通航、防洪、安全、造价等因素,经过数十条线位比选后,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的跨海桥梁部分优选了从起点到终点的弧形线位方案,主桥塔柱创新采用纤腰型独柱式形式,外形简洁、动感柔美,形成了有“海上小蛮腰”之称的唯美景观。

三

大桥主体工程完工了,细部仍在继续。

两座斜拉桥的桥面是钢板铺设的,吊在钢缆上。从塔柱上左右对称放下平行的缆绳,与钢梁对接了,在梁上铺设桥面。桥面铺好,向外伸钢梁,再往下放缆绳。如此反复操作,直到桥面全部完成铺装。钢制桥面上不能直接铺沥青,为了防滑抗氧化,要先涂一层环氧树脂,在树脂上铺沥青。之后在沥青上打一层树脂,再在树脂上铺一层沥青。在施工现场,看到几位工人正用吹风机一点一点地吹拂沙粒,说是为了确保施工面清洁。更为严苛的是,不能有水粘在树脂面上,施工现场不仅不能带饮用水,而且不能有汗珠滴下。施工人员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远远看去,好像宇航员在月球作业。

还有几伙工人在加固缆绳螺丝,三人一组,一人抓着缆绳,一人往上递东西,一人用扳手往紧了拧。旁边还有人往塔顶吊东西,一根长长的缆绳从塔顶垂落下来,装好后慢慢往上起吊。怕风大摇摆,吊篮上还系着一根绳子,下面的人紧紧拽着。往里瞅,塔底开着一个门洞,门洞里有台阶螺旋上升,还装有

电梯,为了方便将来检修。沿着大桥栏杆,有做平衡检测的机器,一点一点地缓缓挪动。

到了大桥收尾的时候,方才知道,不光是浇筑那5根两百多米高的擎天巨柱时设置钢碗形状的围堰,沿线的几百根桥墩浇筑,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围堰。等桥墩挺起后,再将围堰一一拆除。栈桥最先建,最后拆。此时东段的已经全部拆光,西段的正在拆。只见一座起重机在桥面上一步步后退,后退一步拆除一块钢板,再后退一步接着拆。而打入海底的铁桩,则由轮船载来拔桩机,顺着海面一根根拔,之前打下去多少根,现在就要拔出多少根。在水下浸泡了4年多的时间,每根铁桩上都附有厚厚的一层蚝壳,用锤子凿开,一定有许多新鲜的美味。

四

大桥往南,是茫茫南海,海面上有荷包岛、大襟岛、小襟岛等一众海岛,点点青螺般分布。大桥往北,是澄澈的内湾,有满载的轮船正通过崖门,驶向银洲湖水道。设计人员说,这么大的跨径和这么高的桥面,为的就是方便进入崖门和高栏港两条主航道船舶的通行。“还家万里梦,为客五更愁”,他们深知海外华侨归乡的祈盼,还有当地父老对畅通的渴望。

大桥东头,是珠海市高栏港,几座高耸的塔吊正往轮船上吊装货柜,再往东便是连接港珠澳大桥的高速公路,与黄茅海跨海通道一并组成港珠澳大桥西延线。大桥西头,是台山市赤溪镇、都斛镇、斗山镇,连接西部沿海高速和新台高速的中和立交已经建成,广海湾工业区正在紧张建设。

此刻夕阳西下,红霞漫天。西边的海面浮光跃金,其他几个方向涌动着淡淡的红晕。头顶是湛蓝的苍穹,一群海鸥和白鹭伸张翅膀从长空飞过,留下清脆的鸣叫声,整座大桥沉浸在一幅天地人和的壮美图景中。耳边有手机铃声响起,好像听到一位老者在打电话,说:“堆啊(当地方言称呼女儿为堆),返来吧!”现在回家好方便。记得之前去过这户人家,老人家住赤溪村,他的女儿嫁到了香港。

眼前这座闪光的大桥,跨越的不仅是一湾碧水,更是跨越无尽惆怅和阻隔,来迎接和拥抱一个崭新的时代啊!

写于2024年10月29日



新技能点亮晚年生活

●王阿丽

那天,我正忙着把微信群里朋友分享的信息拷贝到手机备忘录中,女儿走过来问:“妈妈,你在干什么呢?”

我指了指微信群里的信息让她看,“我把微信群里的信息整理一下,省得以后忘记。”

“哦,你这样一条一条地复制多慢啊,我教你一个方法。”女儿边说边拿起手机操作起来。只见她长按住一条信息,然后陆续点击了“多选”“收藏”等图标,不多时消息转存成了电子文档。我按女儿教的方法操作了几遍,感慨道:“要想难事巧做还要多跟年轻人学呀!”

以后,只要是“老年人有了新问题”,我都会停下来,在女儿休息的时候向她请教。一天中午,我做饭时才发现没盐了。正要出去买,只见外面下雨了,又冷又湿,我有点不想出去。我唤来在家休息的女儿,问:“网上能不能买盐送到家里?”女儿拿过我的手机,随即下载了一款软件。我一看,里面应有尽有,蔬菜、水果、肉类、蛋类,还有日用品。女儿说:“我们单独买盐不合算,不如把明天的菜也一起买了。”在女儿的指导下,我选了一些蔬菜,下单完成。没多久,便收到配送信息;不到半个小时,快递小哥就把盐和菜送到了家门口。

几个月下来,我跟着女儿学到了不少新技能。想复制图片中的文字,就用图片转文字的相关软件,几秒钟一张图片中的数百个字,就妥妥地转到了文档中;跟闺蜜外出聚餐,她们拿着菜谱刚要点菜,我发出了一声“且慢”,在闺蜜惊讶、羡慕的目光中开启“扫码点餐”模式;和女儿游玩,我不再是那个充满“依赖感”的老妈了,使用软件打车,仿佛回到了带女儿出游的青春岁月;至于网购火车票、在线预约景点门票等就更不用说了。跟着女儿学到的新技能大用到相机摄影,怎样用光、怎样构图都能说出一二三;小到手机备忘录的运用,亲人生日、每天要做的事都会记录上,适时地闹铃通知,为我这个“马大哈”提个醒。

跟着女儿学新技能,悄悄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与出行方式,烦恼的事情变得轻松简单,从而事半功倍。更重要的是我的内心焕发出年轻的活力,不落人后,不畏困难,与新时代的步伐同步前进,始终保持着奋发向上的精气神。新技能,点亮了我的晚年生活。



《台山铜鼓》(油画50×60cm)格里申·亚历山大 绘



岁月清欢萝卜干

●钟穗

记得早年的家乡,还保持着一种历代传承的古老生活方式。每年一到地里收萝卜的季节,不少人便会借着其大量上市、质优价廉之际,将之晒腌成萝卜干。

作为一种各地皆有的腌制品,萝卜干的做法很多,选料各异。在老家,一般会用那种拳头大小、皮薄光滑的红皮白心萝卜。

这种萝卜,因略带辣味,并不宜生吃,也不适合凉拌或煮汤,但却是腌制萝卜干的好原料。腌制工作开始之前,外祖母先到菜地里选来称心的萝卜,摘掉叶子,洗净泥土,削去根须,再用刀沿中心切成几瓣,状如剥开的橘子,确保每一瓣都带着皮。之后,铺到缸里撒上盐,腌制一天。待萝卜出了水,擦出摊到事先准备好的竹匾上,置于阳光下,任盐分缓缓渗入,水分慢慢蒸发。

每年晾晒萝卜干的时节,乡间的巷弄边、小院内、窗台上,凡是有日头、能放东西之处,都摆满了大大小小铺满萝卜的竹匾、竹垫、簸箕,甚至床单。远远望去,真是一幅别样的乡土风景画。

通常经三个连续晴日后,萝卜片因水分被蒸发,逐渐变得扭曲萎缩、色泽暗黄起来。虽说原本水湿润的模样已不复存在,却努力地向空气中散发着丝丝略带酸味的清香。

等它们晒到约四五成干时,腌制工作正式开始。那晒得半干的萝卜片,外祖母用手将之使劲揉搓至软后,一层萝卜片、一层盐,如此往复,层层叠入大口瓮中。为了使食盐融化,外祖母还会浇入适量煮过的酱油,并按本乡口味撒下白糖,拌以五香粉增味后,压实上盖,用湿泥涂封,装满了萝卜片的瓮,便被转移到墙角处了。

通常在腌萝卜干的过程中,外祖母会在中途进行一次倒缸。即手握一双长筷,在瓮里翻腾一番。这时若仔细观察,便能发现里面的萝卜片,颜色正慢慢由浅咖变成深棕色,并隐隐闻得一股香气。

耐心等待上半个月,瓮里的萝卜干已成。开封的那刻,浓郁的陈香扑鼻而来,即使在隔壁房间都能嗅到。

先拿片尝尝,嘎吱嘎吱嚼在嘴里,毫不

夸张地说,鲜有哪道菜,能有萝卜干那般劲道。该种柔软而又富韧性的爽脆口感,极具诱惑力,会令牙齿不自觉地做咀嚼运动。加之来自土地、雨露、阳光、风的温柔,杂糅交融以竹匾的香、食盐的咸、白糖的甜,萝卜的鲜,那份别致的风味,实在上口。

然不管记忆里的萝卜干是多么的有滋有味,它终究是贫穷年代的产物。在饮食丰富、鸡鸭鱼肉在餐桌上占据半壁江山的今天,日常生活中已鲜见其踪影。即便偶尔出现,也多在膏粱厚味的宴席上。正当吃多了油腻食物时,一碟浇了香油,装在瓷碟里宛若工艺品的萝卜干,便陡然有了用武之地。

而就在味蕾被萝卜干错落有致的香甜脆嫩击中,缓缓复苏间,心头泛滥起的,恰是当年,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边,就着一碟萝卜干吃着稀饭,落日余晖斜斜地映射进来,透着琥珀光泽的旧时影像。每每念及这种让人不能自己的过往岁月,眼睛里都是暖暖的湿。



故乡的龙眼树

●何岩

人生最伟大的智慧,就是有一天能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能看到自己的平凡。

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故乡也许是最朴实无华的精神家园,一巷一舍,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如影随形,承载着每个游子的无尽牵挂,勾起每个游子的一串串回忆。正如我故乡祖屋后的这棵上百年的老龙眼树,深深根植在我的心中,矗立在我的内心原野,呼唤着我的归来。

趁着假期,我又一次回到了故乡,又情不自禁走到祖屋后老龙眼树前。深秋里,老龙眼树又长出了新芽,焕发了新的生机,抬头望去,粗壮的树干呈多个V字形直指苍穹,硕大的树冠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绿油油的叶子在秋日艳阳下金光闪闪。环顾四周,到处树木丛生,绿意盎然,一阵阵带有植物芳香的气息扑面而来,脚下湿润的地上铺满了金黄色落叶。这棵龙眼树是我父儿时种下的,至今已有上百年的树龄,伴随着先父走过了一生,也伴随着我的童年及少年成长。儿时爬树摘果充饥、解馋和在龙眼树下乘凉、嬉戏、看书学习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时光倒流,当年那段吃不饱穿不暖的不堪回首岁月,是这棵龙眼树慷慨馈赠了我一丝丝甜蜜和快乐。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吃野菜、吃番薯充饥填饱肚子几乎成为日常两餐的主食,零食更成为一种奢望,而龙眼则成为我解馋的最富足财富。记得每当龙眼熟时,父母都叫上村里邻居叔伯婶婶和小孩过来一起分享甜甜的果实,大人小孩聚拢在一起一边品尝龙眼,一边聊家常,欢声笑语响彻整个村庄。自然而然,吃龙眼果成为当时邻里和睦相处的一道桥梁与纽带。那时候,每年的龙眼树花开的时候,我就眼巴巴望着树上快结起龙眼果,然后又眼巴巴看着龙眼果变大变熟。在这期盼中,我慢慢懂得守候的日子是最漫长和苦涩的,但也是最让人憧憬的一种喜悦。

忆起先父平凡而艰苦的一生,唯有唏嘘。先父中年时期患上慢性气管炎,身体虚弱,且每况愈下,为多挣工分养家糊口,他带病坚持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后来实行联产承包制分田到户,他带病下田干农活,与我勤劳的母亲一道顽强撑起我们一家六口的生活。父亲单薄的身影,从小就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当年,初中毕业的他,在地方也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他常常不计报酬帮乡亲邻里撰写书信,颇得大家尊重。他深知知识的重要性,虽然当时生活非常困难,但也经常鼓励和支持我多读书,多学知识,将来做出一番事业。他的谆谆教诲,犹音在耳,挥之不去。记得我在县城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家里拿不出我回校的伙食费,他一大早就拖着带病的身体,到离村30多公里的深山里砍树头砍柴卖,甚至连中午饭都顾不上吃,饿着肚子踩着单车跑到20多公里外的砖厂把柴卖了,他自己舍不得花一分钱买点吃的充饥,心里只想着把我的伙食费交上。看着他长满老茧的手塞过来的几元伙食费,我的鼻子一酸,强忍着没让泪水流下来。那天,我缓缓推着自行车离开村口,回头久久望着他瘦弱的身影在斜阳下愈发显得苍老单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此刻,我久伫立在老龙眼树下,仿佛又听到他的呢喃和叮嘱,正是先父这种平凡而真实的力量,在我心中化作一座精神灯塔,让我逐光而行,在人生征途上屡败屡战,永不言弃!

故乡的老龙眼树,历经了百年风雨浸淫,见证了沧海桑田与村庄历史变迁。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村里大多数人已搬迁到城市居住,当年人声沸腾、烟火气十足的村庄略显沉寂,但村庄的幽幽巷子和整齐划一的古屋,依然风貌犹存,不减当年。不知不觉,夕阳西沉,染红了整个村庄和田野,一群归巢的小鸟,在霞光里时隐时现,在这傍晚时分,老龙眼树愈显苍劲,平添几分肃穆和慈祥,更令我恋恋不舍。

树高千尺不忘根,故乡的老龙眼树,化作了永恒的初心,成为我内心坚守的一份善良与童真、正直与责任、恒心与毅力的象征,激励着我前进!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

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地址,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

